

Les Pensé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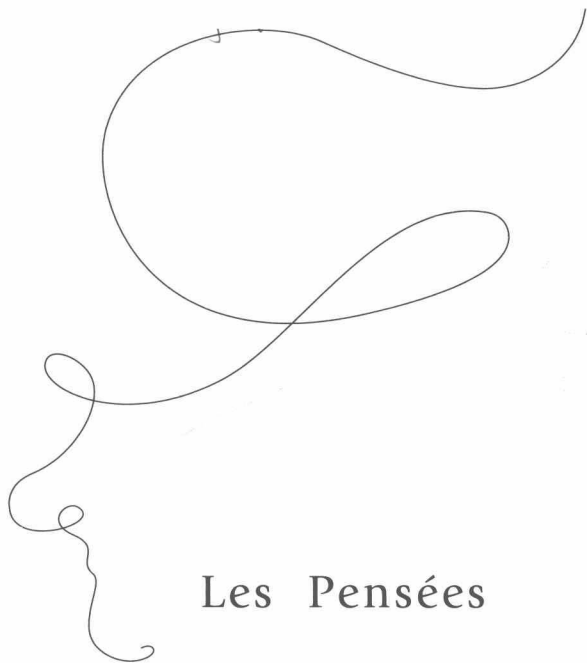
人 是 一 根

会 思 考 的 芦 苇

[法] 帕斯卡 著 郭向南 编译

Blaise Pascal

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之一  
四百年全球畅销，被译成几乎所有文字  
影响每一代学人的思想巨著  
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会思考



Les Pensées

人 是 一 根  
会 思 考 的 芦 苇

[法] 帕斯卡 著

郭向南 编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/ (法) 帕斯卡著; 郭向南  
编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2

ISBN 978-7-5502-9268-0

I. ①人… II. ①帕… ②郭… III. ①哲学—文集  
IV. ①B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92030号

##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

作 者: (法) 帕斯卡

编 译 者: 郭向南
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
产品经理: 夏 至

特约编辑: 丛龙艳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33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9

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268-0

定价: 46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68210805

祈求上天赐予我平静的心，接受不可改变的事，  
给我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，  
并赐予我分辨这两者的智慧。

——古罗马皇帝奥勒留



序

人是不能没有  
信仰的

任何信仰，无论是宗教、政治或道德上的信仰，都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信仰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。年代是个问题，年龄是个问题，聪明不聪明也是个问题。纯朴的人和超智的人都有信仰，前者简简单单就信了，后者用理性推理，两者都得到了好处。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则很不幸，他们的理性没有发达到后者的程度，但他们又没有纯朴到前者的地步，所以只能依靠自己很靠不住的中等智力，所以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。所以他们说，信仰是愚人的选择，我又不蠢，所以我不考虑这个问题。

但是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。这本书不是谁都能看的，只有到了那个困惑的地步或年龄，才需要用理性推导出信仰。这本书是给他们看的，他们想让自己拥有信仰。而如何用理性推导出信仰的必要性，是个问题。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超常的学识，从柏拉图到尼采都没有人做到；人人都是自己的

哲学家，所以作为哲学家的你，一定觉得很苦恼吧？哲学面对这个问题是无力的。说服自己要有信仰，是很难的，而有能力让别人从理性层面上（而不是用自己的权威地位）理解信仰的必要性，就更难上加难了，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，比如牛顿、爱因斯坦、哥德尔和帕斯卡。这四个人，分别从各门学科特有的视角进行推导，而弃用哲学。

但是，牛顿、爱因斯坦、哥德尔的理论太过高深，只有相应学科的人（学物理的、数学的、逻辑的）才能懂。这就只剩下帕斯卡了。

欧洲的大科学家往往身兼思想家，文理不分家，他们都是做科研一边思考。这是个欧洲传统。但他们都不研究哲学，也不自创一个流派，所以只能叫思想家罢了。帕斯卡不是个哲学家，所以这不是一本哲学读物，而是散文集，所以它并不难读，有营养的不一定都难吃。

帕斯卡出生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小镇，母亲早逝，有一个姐姐，还有一个妹妹。父亲非常宠爱他们，父慈子孝。但他从小体弱多病。在短短三十九年的生命里，他在数学界、物理界、文学界和思想界中的非凡成就，对后世思潮影响非常深远。他发明了很多科学仪器，文字还很优美。

仿佛觉得帕斯卡很陌生吧？不是的。其实你早就遇到过他了。从我们上中学起，他就和我们很亲近了。初一学几

何，那条“三角形内角和是 180 度”就是帕斯卡十三岁时发现的一条定理。他又离我们很远。帕斯卡三角形在中国叫作杨辉三角。他十六岁发表了一篇备受推崇的关于圆锥曲线的论文，立刻引起了笛卡儿的注意。笛卡儿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，起先根本不相信这是一个少年写的，还以为是他父亲代为捉刀。帕斯卡还是近代数学的创始人，他创造的“极限”与“无穷小”的概念，为微积分开辟了道路。

那你说，这个人是不是那种高智商理工男，天天搞研究，不懂得情趣？不是的，他身负经天纬地之才，游玩于山水田园之间，偶尔还赌一把——和自己的朋友费马。这一赌不要紧，发现了概率论。那概率论是啥？概率论是个人门容易、深钻难的科目，起源于赌博，应用于统计，而统计学是科学的基础。任何科学都要有数据，但不经过统计学的那些公式套一下，那就不叫科学数据。

在一个领域做到引领风骚数百年就够了，但帕斯卡是个全才。我们初二学物理，大气压强（气压）的单位就是“帕斯卡”（简称帕，缩写 Pa）。有个段子是讲牛顿变身帕斯卡的。一群伟人死后在天堂里玩藏猫猫，轮到爱因斯坦抓人，他数到 100 睁开眼睛，看到所有人都藏起来了，只有牛顿还站在那里。爱因斯坦走过去说：“牛顿，我抓住你了。”牛顿说：“不，你没有抓到牛顿。”爱因斯坦说：“你不是牛顿是



谁？”牛顿说：“你看我脚下是什么？”爱因斯坦低头看到牛顿站在一块长宽都是一米的正方形地板砖上，不解。牛顿说：“我脚下是一平方米的方块，我站在上面就是牛顿/平方米，所以你抓住的不是牛顿，你抓住的是帕斯卡！”他还发现了“帕斯卡定理”，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千斤顶就是根据这个定理做的，没有帕斯卡，抛锚后就不好整了。

另外，帕斯卡还发明了历史上第一台计算器——加法器。他父亲是个收税官，每天要进行大量的数学计算。为了减轻父亲计算税务的麻烦，帕斯卡在十九岁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器，然后又陆续制造了五十多种，很多都保留在巴黎的艺术与技术博物馆。二十四岁时他以托里拆利水银柱实验证实了真空和空气压力的存在，不只是名动巴黎，而且轰动了法国。这有点儿像英国的拜伦，他说：“第二天我一醒，发现自己成名人了。”拜伦那年也是二十四岁，和帕斯卡一样。

那么，我们要问：当一个人的科学知识超越了他的整个时代，他会做什么呢？他会研究宇宙的奥秘，研究人是什么、人从哪里来、人到哪里去。他找到了答案。

帕斯卡的文字是优美的，他和卢梭是浪漫主义的两大先驱；帕斯卡是深刻的，他和思想泰斗笛卡儿齐名。帕斯卡

二十三岁开始接触信仰，起初他认为信仰只是一种哲学概念，后来渐渐发现，当人忧伤时，哲学和科学并不能提供安慰，但是心中有信仰的人可以得到心灵的安宁。信仰比哲学要大，哲学把握不住它。

帕斯卡拥有科学家那种特有的严谨精神，所以更强调理智和思考，他认为要认识人和世界以及两者的关系，就必须依靠理智的思考以及观察和实验。他找到了答案。

信仰分很多种。视角不同，信仰不同，就像佛陀在佛教各宗的眼中是不同的，所以才有净土宗、禅宗、密宗等等。爱因斯坦说自己不相信有人格化的上帝，因为作为一个物理学家，他用物理公式推导宇宙的真谛，最后得出一个不可消、不可约的常数，他认为那就是他的信仰。《黑客帝国》里的救世主就是一个没有删除的余数。亨利·梭罗认为：“我惯行密林溪谷路，我的上帝自然就在那翠柏深处、鸣雀口中。”至于帕斯卡，他是个诸门皆通的科学家，而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性格，每门科学都不只是知识，还是一种思维方式，而这种特定的思维视角，只有学过这个科目的人才能拥有。每个学科看世界的角度都不同，那就很自然了，帕斯卡会用计算机思维去推导，用概率论去估算，用微积分来分析。他从一个综合的角度进行推导，最后仿佛在说的是，用计算机推导不出上帝的存在，但是用概率论和微积分可以推

导出信仰的必要性。他解答了人们的困惑。

还有些人喜欢攻击信仰，或展示自己很懂，可以完全掌控，这本书他们也可以读一读。因为如果你想攻击一个东西，发动攻击之前总要先了解了解要攻击的目标吧。然而最可能的是，读完之后你就成了一个帕斯卡学家，成了他的追随者。所以，如果你害怕被说服了，那就算了，不要读了。借用 T.S. 艾略特说蒙田的话来评价帕斯卡吧——真的，当你足够了解他，以至于可以去攻击他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他彻底俘虏了。在法国、美国等地有一种人叫作帕斯卡学家，专门研究帕斯卡和这本书，就像中国有类学者叫红学家一样。艾洛伊·莱格尔格、让·麦斯纳尔、以马内利修女，其著作《与无限相遇，阅读帕斯卡》《帕斯卡思想》《活着，为了什么？》都只是研究这本书，为这本书做注解。

国外思想和国内的不同，首先要讨论的就是上帝的问题，这是任何一个欧美人都只能拖延而无法回避的问题。所以本书有一部分神学论述，有神学就得引用《圣经》，而天主教和新教的《圣经》略有不同，比如背叛基督并被马提亚取代的“犹大”，在天主教中译作“犹达斯”。出现这种分歧时我们采用的是新教的译法。另外，《圣经》中的人名有时和通俗译法不同，比如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（Thomas），在别的地方会译作托马斯。我们采用的是惯常译法，假如根

据字典的话，内行人看到那个人名就会一愣，不知道在说谁，那就不好了。这件事还可以这样理解，“多马”特指耶稣的门徒，不是托马斯·爱迪生那个“托马斯”。

帕斯卡的文字充满理性，既接地气又深刻，而且很美。诗一样的短句描述了他细腻的感触，字里行间透露出清晰的理性和炽热的心灵，连文学界也视其为瑰宝。不，我说错了，不是“诗一样的短句”，而是本来就是散文诗，翻译成英语后那种美依然没有褪色。举个例子来说，“All this world is lust of flesh.”这是个标准的四音步，而且还押了一个不太工整所以很妙的韵，所以它本来就是诗。伏尔泰称赞它说：“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诗集。”但是翻译成中文后，这种美就消失了，我查阅了1973年台湾孟祥森版和大陆最权威的何兆武版，它们都没能保留其美。我想这大概是东方语言和西方语言之间不可跨越的隔阂吧，因为1914年前田长太翻译的日文版、1921年加藤一夫版、1923年的柳田泉版，也都没有保留“美”这一特质。人们都把它当成哲学而不是散文诗了，这是个误会。

# 目 录

---

## 序

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 / 1

## 第一章

我的思想和语言风格 / 1

## 第二章

没有信仰的人的不幸 / 31

## 第三章

当人必须赌一把的时候 / 107

## 第四章

从无到有的信仰 / 145

## 第五章

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里，上帝是否缺席 / 173

## 第六章

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/ 199

## 第七章

论高尚与教义 / 235

后记 / 249



第一章

我的思想和  
语言风格



**数**学思维与直觉思维的区别。数学原理都是清晰可见的，但在日常生活中用不到。因为没有用之于生活的习惯，所以很少有人把心智调成数学模式。但只要微调一下，人们就能充分认识到这些数学原理的存在。数学原理是明摆着的，不用不行，应用这些定理进行推导，只有心智不健全的人才会推理错误。

但直觉思维者认为自己所用的原理藏身于日常应用之中，就在人们眼前。你只须睁开眼睛即可，无须努力。这只是一个眼光是否敏锐的问题，且眼光必须敏锐起来，因为这种原理都很微妙且数量繁多，以至于人们很难不错过一些。而漏掉一条就会得出错误结论，所以人们必须有敏锐的眼光才能洞察所有此类原理，还要有严密的逻辑，不要用这些原



理推导出错误的结论。

如果数学家的眼光敏锐，就同时会是直觉思维者，因为他们不会根据已知的原理得出错误的推论；而如果直觉思维者把目光转向自己并不使用的数学原理，就会变成数学思维者。

所以，某些直觉思维者之所以不具有数学精神，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注意力转向数学原理；而某些数学家之所以不是直觉思维者，乃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眼前明摆着的东西，而是习惯了精确、简捷的数学运算，并且只有在完全掌握了数学定理之后才能进行推理，所以在不允许数学原理起作用、凭直觉思考的事情上就会茫然不知所措。这些东西几乎是看不见的，只能感受到，而最大的困难在于，对于没有亲身感知过它们的人来说，没人能让他们感知到。此类原理非常微妙且数量繁多，故非敏感且思路清晰的人无法感知，一旦感知了，也不能像在数学上那样有序地论证它们，无法做出正确和公正的判断，因为我们不能用数学方式去理解这些原理，那会成为一件无休无止的事。我们必须看一眼就明白，而不是通过一个论证过程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）。所以很少有懂直觉思维的数学家，很少有懂数学思维的直觉思维者。数学家总想用数学方法处理直觉问题——从定义出发，套个定理，推导出结论，但这根本不是直觉思维的运行